

/// 岁月静思

仍怜故乡水

■张金刚

烧一壶来自故乡的水，泡一杯茶，那滋味远非一个香字可以形容。在一杯又一杯的品呷中，工作、闲读、写字、静坐，便如是因这水而与故乡血脉相通，融为一体。

我离乡客居近二十年，却仍喝不惯城里的水，总感觉寡淡无味。特别是瞅着壶底、杯底一漾一漾的水垢，我更加怀念甘甜清澈的故乡水。

庆幸离乡不太远，只消个把小时，我便可往返装回大桶小桶的故乡水。想来已近十年，我时常遇见同样回村取水的故乡人，以及进村取水的外乡人——故乡水从未忘记我们，也不会排外。

杵在老家门前的水管看见我，应是跟我看见它一样欢喜，不然怎会水龙头一被打开，便铆足劲儿哗哗喷流？我蹲在水龙头下，仰起头喝一口故乡的泉水，感到又甜又爽！我跟父母逗趣：“你们真是太奢侈了！除了做饭，竟拿这么好的水洗衣、浇菜、浇花、喂鸡、洒院子！”他们笑笑：“一直这样呀！”院子里的衣服、蔬菜、花、鸡，似乎也同时在笑着。

我也奢侈一把，用这故乡好水洗手脸、洗胳膊、洗腿脚，然后给水龙头接上管子，把院里该浇的都浇了一遍。这惹得父亲大喊：“哎呀，昨天刚浇过！”我一吐舌头：“让我也过把瘾吧！”清冽之水流进了菊花丛，流进了青草地，还招来一群鸡悠闲地啄水。

父亲说：“这泉水来自远山的一道沟谷，村中山顶修建的水塔蓄满了它，水质好，水量足，可方便了！”我按照父亲描述的方位寻过水源，却只看见

一块蒙着砂土的水泥板，未见其真容。极力回想，这里确实曾有一眼上好的山泉，种地的、砍柴的、捉蝎子的、放羊的及羊儿们，还有我，都喝过。山泉日夜不息，淌成了小河，聚成了池塘，滋润着丰茂的水草和茁壮的庄稼。

寻泉水之源，我本是欢欣的，可随着所见情景慢慢失落起来。那泉水已被引走，周边的泉眼也不再汨汨涌漾，被蒙上了枯草和水藻，想必已无人问津久矣；小河成了细细的绳索，池塘成了浅浅的死水，农人在四周零星耕种的地块也不求及时被浇灌，“靠天收”就行。没了山间小河的汇集，村中主河也没了活力，有气无力地喘息着，像极了一位衰弱的老人。

往前三十年，也就是我的少年时代，那可是另一番景象。

主河无名，暂且用村名唤她“苍山河”。苍山河发源于村

北两道山谷的山泉，一路向南，一路汇泉，终成冷冷清流。骤然而来的夏雨将河道冲宽、河床冲软、河水冲净。我和小伙伴们穿着凉鞋、挽着裤腿，或顺流南下，捕捉从水库游上来的鲤鱼、鲢鱼；或逆流北上，拣拾从山间冲下来的美石、铁石；或扎在河里，和乡亲们一起用磁石吸铁沙卖钱。夏雨匆匆来、匆匆去，当河水恢复平静，我们也该开学了。我顺河向南，上过小学，再向南绕过水库，上过初中，最终被苍山河送出大山。

苍山河上中下游都按地块儿分布，被筑起了十余座大大小小的塘坝，几条支流上也有一些。庄稼灌溉密集的时期，全村近百户人家排班放水或扬水浇地，看着满满一塘坝水如小龙般顺渠蜿蜒入田，似是听到了庄稼喝水拔节的声音，心里甭提多畅快了。遇上大旱年景，我还曾和父亲一起在夜间

看过塘坝，以防别人“偷水”。所以那时人们偶因浇地引发争吵，大打出手的也有。人们闹人们的，河水只管浇灌，浇了这家浇那家，浇了玉米浇菜园，默默养活着全村人。

村中心有一口井，是全村几代人的命脉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水位总在那儿。水井有两个最热闹的阶段：一个是一日三餐前，乡亲们陆陆续续来挑水，挑回去入缸入锅，做出喷香的饭菜，等着回家的人；另一个是腊月忙年时，乡亲们挑水洗衣服及做豆腐、年糕、馒头等年节吃食，一天下来，水几乎被挑完，第二天又储到原水位。我尤爱这口井，因其记得我趴在井边做的鬼脸，记得我打水挑水时青春的模样。

也不知苍山河是从哪天起瘦下来的？是从开了铁矿，损了水脉开始？还是从顺着河修那条柏油路时损了塘坝和河道

开始？还是从出去的乡亲越来越多，留下的越来越少、越来越老，不用那么多庄稼地来养活时开始？我想苍山河定是在落寞中一天天憔悴下去的，就像我的父母及其伙伴们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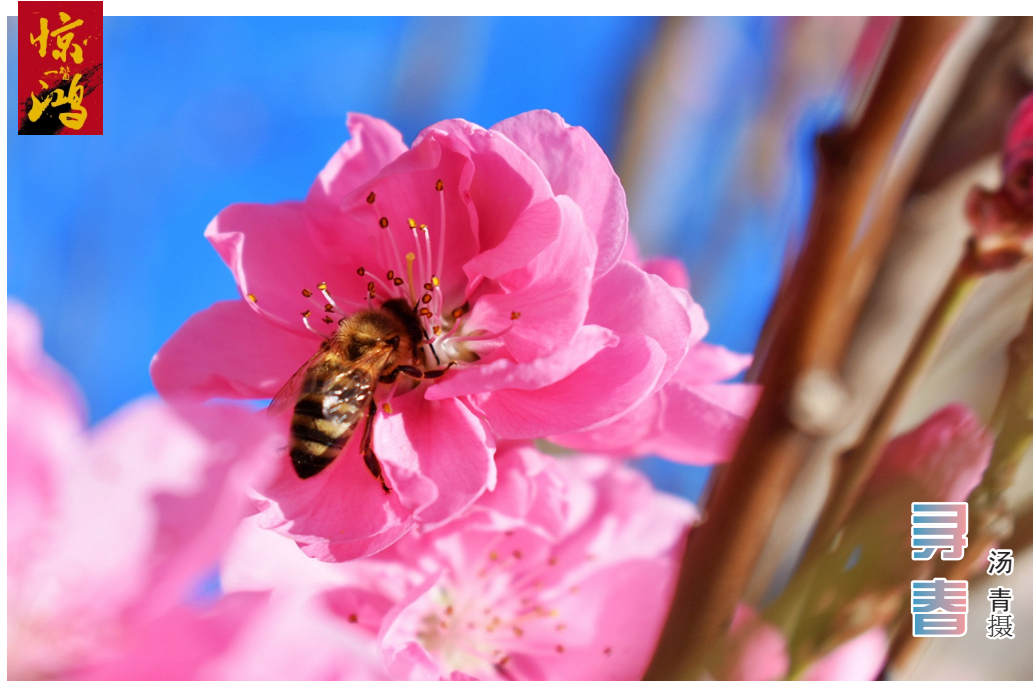
好在后来乡亲们寻到那眼山泉，经过水塔和地下管道，引至仅剩的十几户村民家门口，使他们不用再拖着年迈的身体辛苦挑水，就可喝到甘甜的山泉，顺便让那口老井也跟着休养生息。

我羡慕父母尽可奢侈地享用山泉，而我用水桶装满，经数十公里运至小城家里的，往往要用上一周，格外珍视。此水被我煮沸直饮或泡茶，以及用来熬粥、炖菜、煮面、蒸米饭、和面包饺子都是不错的。妻子还用山泉水泡她的宝贝玉镯、翡翠吊坠。这是否真如她所言会使玉器更水灵、滋润呢？我姑且相信。

说给身在大城市的朋友听，他们竟也羡慕我的奢侈。细细想来，能常回故乡，喝到纯天然的山泉，特别是畅饮曾给我血肉、知我来处的故乡水，吸收温润、平和之气，可不是一种奢侈、一种幸福吗？以至于出差远行，我都要装上一杯故乡水，内心方可一路安然。

又一个周末回乡，我见先前慢慢盖起的新房住了人。进院拜访，原来是搬出故乡几十年的位本家姑姑，又搬了回来。在生机盎然的庭院菜园、花圃边，她泡杯茶给我：“虽然咱村没以前热闹、有生气了，但我就是想回来。我想念咱故乡的水几十年了，真甜！”

我静品一口山泉茶水，似乎品出了其中滋味。仍怜故乡水，清静伴余生。姑姑想念的，何止这一口水？其实，我也一样。



/// 闲思随笔

清明节的双重色彩

■王国梁

清明是个特殊的日子，这个日子有双重色彩，可以说一半凄婉一半诗意，一半忧伤一半明媚。

一方面，清明节有祭祖的习俗。这一天，家家户户都要到逝去亲人的墓地祭拜，表达缅怀之情。清明微雨，天地沉寂，纸钱翻飞，祭拜的氛围庄严肃穆，使得清明节多了几分哀婉和忧伤。另一方面，清明节正是春色大好之时。《岁时百问》中写道：“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洁而明净。故谓之清明。”清明时节，阳光温煦，微风不燥，草木繁茂，百花盛开，蜂蝶喧闹，莺燕起舞，山明水秀，天清地明，风景秀美得

仿佛一幅画。这是清明诗意的明媚的一面。

清明节有着鲜明的双重色彩，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中也有双重面貌似的。性格的两面化让我们成为更加“立体”的人，魅力也增添了一分。清明节也是如此，双重色彩更显其多角度之美，耐人寻味。

杜牧的一首《清明》，非常鲜明地体现了清明节的双重色彩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清明雨落，烟水迷蒙，整个世界被笼罩在湿漉漉的氛围中。路上祭祖的人个个面容哀戚、泪水涟涟，几欲断魂。在这种忧伤的情绪中，诗人忽然笔调一转，向人询问饮酒之

地，牧童点出“杏花村”之名，并指明方向。杏花村是忧伤画面中的明丽一角，使得诗歌呈现出焕然一新的境界。

杏花村遥遥可望，可以想象清明时节的杏花有多美。杏花开得蓬勃灿烂，千朵万朵织成一幅幅锦缎，在微风中飘荡着，在清明微雨中更添一份诗意。杏花缤纷，这样明媚的格调，简直有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意境。刚才的悲戚氛围被一扫而光，清明呈现出另一种氛围。两相对比，相映相称，使得清明节有了丰富的意蕴，有了多面的美感，有了层次分明的意境。

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清明节既美丽又生动，既深情又

亲切。我们对这个有着双重色彩的节日格外看重，让清明这个节日历久弥新，焕发出属于她的独特魅力。汪曾祺先生说：“节日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的精神抒情诗，她里面保养着这个民族常绿的童心。”每到清明节，徜徉在节日风俗中的我们，连脚步都会变得缓慢而多情、轻盈而诗意。

每年的清明节，我们都会 在父亲的带领下去墓地祭祖。路上，父亲总要讲起过去的故事。他的语调悠长而饱含感情，讲起逝去的亲人时常常泪眼朦胧。到了墓地，我们先把供品摆放好。之后，父亲要给祖父和祖母讲一讲儿孙们如今的生活，谁有了什么成

绩，谁的日子越过越好，他都要“汇报”一下。家人被父亲感染，全都静静伫立，用心聆听。扫墓仪式结束，父亲突然提高音量说：“好了，你们爷奶奶在世的时候，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家人都能过上好日子，孩子们个个有出息。如今他们心愿实现了，一定是笑着看着咱们呢！”父亲的话，让我们的心情又开朗起来。我看到，墓地周围，桃花开得正灿烂。那些灿烂的桃花，不正是祖父和祖母含笑的眼睛吗？

清明节的双重色彩，其实也蕴含着生活与人生的奥秘。我们的生活，不也是一半泪水一半欢笑吗？我们的人生，不也是一半痛苦一半幸福吗？